

2026.3.25
星期三编辑 董文龙 胡启龙
校对 郭娜

介休市连福镇刘家山村 丘壑间的古建遗珍

(上接第8版)此后,他们用这笔财富改善村落环境,条石铺装、硬化路面,解决雨天泥泞难行的问题;修建泊池蓄水,缓解用水短缺难题……随着村落条件改善,越来越多的人迁入,刘家山村也逐渐从偏僻小村发展为富丽山庄。

青山绿水绕古建

刘家山村的古建筑是北方山地传统建造技艺的集大成者,依循山势、因地制宜,将居住、生产、防御功能完美融合,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晋商的审美与智慧,其中以圪洞楼院、新风院、蜈蚣墙、泊池最具代表性。

圪洞楼院是县级文物保护单位,建筑为混合型砖木结构,整体布局严谨、气势雄浑,既有北方建筑的质朴大气,又不失江南园林的精巧雅致。宅院由正院、副院、偏院、厨院和花园五部分组成,各区域既相互独立,又通过月亮门、回廊巧妙连接,形成“院中有院、景中有景”的格局。最令人称奇的是,宅门内侧凿空处隐藏着一个类似摆钟发条的金属弹簧装置——当有人来访时,轻轻推动门扉,弹簧便会因震动发出清脆的颤音,既能提醒主人“有客到访”,又不会像传统门铃那样喧闹,堪称“民宅最早的隐形门铃”。

新风院与圪洞楼院相邻,是张氏家族的另一处重要宅院。宅院由前院、主院、副院、

偏院、厨院和窑顶院组成,整体呈“中轴对称”布局,彰显着传统家族的秩序感。门楼是新风院的“文化窗口”,三层木雕门楣层层递进,每一层都蕴含着深厚的民俗寓意:最上层雕刻着“寿星捧桃”,象征“多寿”;中间层雕刻着“蝙蝠衔钱”“蝠”与“福”谐音,象征“多福”;最下层雕刻着“葡萄缠枝”,葡萄果实饱满、籽粒繁多,象征“多子”。三层雕刻合在一起,便是“多子、多福、多寿”的美好祝愿,是民俗文化在传统建筑上的生动体现。

除了大型宅院,刘家山村的蜈蚣墙与泊池同样是传统营造智慧的重要体现。二者分别承担着防御与水利功能,与宅院共同构成完整的村落系统。

蜈蚣墙是串联全村宅院的“防御纽带”,因墙体蜿蜒曲折、形似蜈蚣而得名。墙体通高3米,总长度超过百米,采用青砖砌筑,底部为条石地基,异常坚固。蜈蚣墙不仅是防御设施,还是村落的“空间分隔线”——墙内是张氏家族的宅院群落,墙外是普通村民的民居与农田。墙体的分隔既保证了张氏家族的居住安全与私密性,又清晰划分了村落的空间格局。

泊池是刘家山村的“水利心脏”,位于“堡上”宅门前。泊池采用砖石筑就,周长约50米、深约2米,设有进水口与泄水口。进水口位于泊池北侧,

与村内的排水沟相连,每逢降雨,雨水便沿条石铺就的路面汇入排水沟,再流入泊池;泄水口位于泊池南侧,与村外的农田灌溉渠相连,当泊池水位过高时,多余的水便会通过泄水口流入灌溉渠,既避免了洪涝灾害,又能为农田提供灌溉用水。

除了上述核心建筑,刘家山村还有多处特色古建筑,每一处都有其独特的价值与魅力。

转角楼位于村落南部,是县级文物保护单位,建筑采用砖木窑洞结构,现为刘家山村村委会驻地。

观音堂位于转角楼下方,主体结构为五间窑洞,院落幽静,入门处种着一株百年楸树,树干粗壮需三人合抱,枝叶繁茂如伞盖,为院落遮挡烈日。窑洞建筑风格古朴,青砖砌就的拱门上悬挂着红灯笼,为村民提供了一处祈福的幽静之地。

安福居是村落中普通民居的代表,以条石为基、砖砌窑洞为主体,体现了北方山地民居的实用性。安福居院内地面采用中间高、四周低的坡度设计,雨水可自然流向四周的排水沟,排水沟与村落主排水系统相连,避免雨水在院内积存。这种排水设计虽简单,却体现了古人“顺势而为”的营造智慧,即便在多雨的夏季,安福居的院内也很少出现积水。

这些古建筑共同构成了刘家山村的“建筑博物馆”,从奢华的晋商豪宅到普通的民居窑洞,从祈福场所到防御设施,每一处都承载着不同的功能与文化内涵,共同诉说着这座古村落的历史与故事。

刘家山村的古建筑不仅是静态的历史遗存,更是鲜活的文化载体——它们见证了张氏家族的兴衰,经历了百年的风雨洗礼,最终以顽强的姿态留存下来,成为人们解读北方山地村落建造技艺、晋商文化、民俗风情的珍贵样本。如今,当我们漫步在蜈蚣墙下,仍能感受到当年工匠的匠心、晋商的智慧与村民的生活气息。这座古村落的存在提醒着我们:传统不是远去的遗迹,而是来路的根基。珍视这些古建筑,传承文化记忆,古老的智慧便会在新时代的土壤里焕发出新的生机。

本文摘自《村委主任》,作者为王莹珠,图片为王云中提供。由本报记者史俊杰统筹、整理。